

向前看需要大智大勇，向后看亦需大勇大智。我是多么愿意步履沉实地在文学之路上一路向前向前，所以我明白了：我必须有胆量正视从前的我自己。



银 庙

名

家

处

女

作

系

列

银庙

铁凝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 名家处女作系列 ●

银 庙

铁 凝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375 印张 2 插页 251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5329—1570—0
I·1352 定价 14.80 元

出版说明

名家处女作系列

几乎没有一个作家不珍爱自己的处女作；几乎没有一个读者不关注作家“破土”时的作品。出版社是一座桥，一头连着作家，尤其是著名作家；一头连着读者，尤其是迷恋文学的读者。因此，我社将陆续出版一套“名家处女作系列”丛书，以满足作家的“珍爱”和读者的“关注”。

我们在此所说的“处女作”是广义的，即作家的早期作品。这种“广义”，是经过专家、学者及作家们反复论证而认可的，也是对文学的一种宽容。

自序

名家处女作系列

《银庙》集收入的二十个短篇小说和两部中篇小说是我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四年之间的部分作品，放在篇首的《会飞的镰刀》应是我小说的处女作。

《会飞的镰刀》实际上是我高中时写的一篇大作文，称它“大”作文，是因为它的篇幅（七千余字）已大大超过当时中学生作文的一般规模。仅这点，就使得尚不知文学为何物的我，忽然生出一种茫然而又固执的念头，我想说不定我是有可能就此与文学发生某种关系的。感谢我文学的启蒙老师——《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当我作为一个爱好文学的中学生，怀揣这篇作文由我父亲领着来到他面前，希望他能告诉我什么是小说时，徐光耀肯定地告诉我说：“你写的已经是小说了。”他并且鼓励我把这篇“小说”寄给出版社。不久，《会飞的镰刀》被北京出版社当做小说收入了一本儿童文学集。那时我对我的文字充满着热爱，因为责编对我这“小说”作了几处改动，我竟写了一封长信，列举理由达十一条之多，来证明他那些修改的不合理。后来那位责编回了信，承认我的道理，并称赞了我的“勇气”。

然而勇气并非文学的全部，别人给了你平等，并不等于你已经明白了文学。人活一生，能真正弄明白一两件事情就已经

不易，更何况对愈写愈艰难的小说呢。

感谢山东文艺出版社这套“处女作系列丛书”的构想，这仿佛给了我一个收拾行囊中的旧物、静心打量从前的我的机会。虽然接到约稿信之初，我对是否编辑此书曾经产生过犹豫。我相信那多半是我的虚荣心在作祟：我似乎不愿让读者如此集中地、眼睁睁地阅读我的幼稚、笨拙和浅露的热情。

其实，这又何必呢？

向前看需要大智大勇，向后看亦需大勇大智。我是多么愿意步履沉实地在文学之路上一直向前向前，所以我明白了：我必须要有胆量正视从前的我自己。

1997年12月2日

目 录

名家处女作系列

自序.....	001
会飞的镰刀.....	001
燕姑.....	012
灶火的故事.....	025
一片洁白.....	050
丧事.....	060
夜路.....	075
两个秋天.....	086
那不是眉豆花.....	096
杯水风波.....	119
冬风送暖.....	128
穿过大街和小巷.....	136
明日芒种.....	151
短歌.....	160
构思.....	170
六月的话题.....	175
哦，香雪.....	182
四季歌.....	195

意外.....	202
银庙.....	204
灯之旅.....	216
闰七月.....	224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268

会飞的镰刀

名家处女作系列

东方刚发白，靠村西头一个小院里就传出了歌声。

一会儿，吱呀，小院门开了。先露出六把精光闪亮的镰刀，接着，唱着歌出来的是六个姑娘。六个姑娘是从城里来学农的中学生，分在十五小队，住的是军属朱大娘家。现在她们是割稻子去。

六个姑娘并排走，六把镰刀齐刷刷地甩，一起一落，像是六个银月牙跟着她们跑。

走在中间的是共青团员明雁，她是班长。她旁边那个爱说又爱笑的叫王凤。另外四名按姓氏笔画排列是：冯霞、刘慧、李晓和严玲。说来凑巧，六个姑娘都是两个字的名字，加起来，共是二六一十二个字。

唱着唱着歌声停了，先说话的总是王凤。她说：“哎，你们说怪不怪，昨天晚上我也是半夜起来磨镰，咱们的镰刀又不见了。早晨起来一看，镰刀又是整整齐齐排在窗根下。连着三天啦，准是有鬼啦！”

“鬼？无名英雄！”长辫子的刘慧说。

“咱们非找出他来不可！”冯霞说。

“找出来再跟他‘算账！’”李晓说。

不爱多插嘴的严玲也跟着议论起来了：“我看这人准是等咱

们睡着以后干的。”

“那还用问！”王凤打断严玲的话说：“平时镰刀都在咱们手里，谁还能从咱手里变走又给变回来？”

只有明雁没有参加议论，心里可一个劲儿地捉摸：是啊，连着三天了，这个磨刀人是谁呢？朱大娘的小院里除了我们六个人，就大娘自己和她九岁的孙子小强呀。

王凤瞅着明雁不说话，心里好像猜出了八九成，她机灵地朝伙伴们使了个眼色说：

“我们早知道是谁啦！冲她那个沉着劲儿，也得露馅儿。”

“谁？”明雁也机灵起来。

“谁？是谁谁心里清楚……”

“哈……”五个姑娘一齐朝着明雁笑了起来。

明雁知道这个无名英雄的头衔无疑是落在自己头上了，脸急得一直红到了耳朵根儿，手里的镰刀也和别人甩的不一样了。

“这……没有的事儿……”她结巴起来。

伙伴们笑得调门儿更高了。

她们到南章村学农，正赶上大秋割稻子。六人住一屋，规定每天早晨下地前，由一个人先起来磨镰，六个人轮流。这样既照顾了大伙休息，又都学会了磨镰的手艺。

谁知连着三天了，都还没摸着磨一次。情况是这样：轮到谁，谁都是四更时分起来，到院子窗根底下找镰，可就看不见那镰刀的影儿。回到屋里想叫醒大伙问个究竟，看看五个伙伴睡得很香甜，又不忍叫，只好先躺下睡觉。可是等五更时分起床下地时，镰刀又整整齐齐排在窗根底下了，像根本没人动过一样。拿起来一试，飞快。这不是怪事吗？

今天，她们显然是往明雁身上打主意了。那就先假定是明

雁吧！可是明雁……明雁也在纳闷呀。

她们各自想着下次的对策，来到了田头。

今年雨大，水库放水多，稻子长得格外密实。谁知快过秋时刮了一场风，有的稻子被风刮得扑倒了。六个姑娘专挑难割的垄，低头噌噌地割了起来。也不知是镰刀磨得格外快，还是她们想报答无名英雄的心情急，今天都割得格外起劲。

割着割着，明雁忽然觉得耳朵怪痒痒，像有个小虫爬，忙用手轻轻一打，没打着虫子，打在一根稻草棍上。一歪头，嗨，从稻垄里钻出小强和他的同学福儿。

小强前天刚过九岁生日。九岁就九岁吧，再过一年不就十岁了吗？可小强总嫌长得慢。昨天王凤问他：“强儿，几岁啦？”小强鼓足了劲儿，大模大样地说：“九岁零一天！”

他寻思着九岁零一天听起来就比整九岁大，零两天就更大了。

他爸爸妈妈都在部队上工作，他在老家跟着奶奶。别看人小，心可大哩！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在城里跟爹妈，偏到村里跟奶奶时，小强便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呀！”现在城里的大哥哥大姐姐到他们村来学农，在他看来自然也是大事。他知道是毛主席叫他们来的！

那天小强一见队长用粉笔在他家门扇上写了个“女6”，凭经验，他就知道家里很快就要来六个背背包的大姐姐，赶忙跑进门把他发现的情况告诉奶奶。谁知奶奶也高兴地悄悄对他说：“上午队长已经来过啦。”还说这些学生不光帮助咱队搞生产，主要是锻炼思想来了！

经奶奶这么一说，小强觉着事儿就更重大了。你看这一老一小赶紧潦水扫地、投撮布擦桌子；归置归置院里的柴禾，又

给暖壶早早舀满开水。奶奶给西屋换上新炕席，小强用自己攒起来的钢镚子，跑到供销社买了两张雪白的粉连纸，把窗户糊得雪亮。他扒着柜顶还找了半张大红纸，写上“广阔天地炼红心”七个大字，端端正正贴在炕墙上。不到半天工夫，直把个小院打整得里里外外哪都是喜气。

小强拉着奶奶的手说：

“奶奶，咱家住八路军那会儿是这样呗？”

奶奶看了看四下咯咯儿笑着说：

“就是那种心气儿！八路军来开辟工作那工夫，还不敢贴红挂绿哩。”

现在，大姐姐们才来了几天，小强就像她们的亲弟弟一样啦！一会儿拉着王凤教他唱歌，一会儿又扯着明雁给他讲革命故事。大姐姐扫院子，他就过去抢扫帚，大姐姐们去挑水，他总是跑在前头摆筐摇辘轳。你看他现在，穿着两只总是往上翘的鞋，一条蓝布短裤，奶奶新给他扎的白汗褂不穿，在脑袋上顶着，光个膀子背个筐，筐里装着稻穗儿。眯着两只眼睛正从褂子底下冲着明雁笑哩。

福儿比小强大两个月，个儿比小强矮，点子比小强多。福儿家的东屋和小强家的西屋是背靠背，他俩也像这两座房子一样形影不离。谁要是在街上看到小强的影儿，后面跟过来的准是福儿的影儿。两条影在街上，不是一前一后，就是一左一右。步子一乱，好像谁马上就要踩着谁一样。小强上房掏家雀儿，福儿在下面扶梯子；福儿要是上树套知了，准是蹬着小强的肩膀上。要是赶上放假给队里干活儿，他俩准是并着膀儿干。现在是放大秋假，他们正给队里拾稻穗呢。昨天福儿告诉王凤，他已经给队里交了十筐，不！都二十筐啦。王凤问他为什么一下

子从十筐增到二十筐？小强说他俩合起来是一个人四只手啊！

现在他和小强一人拿着一根稻草棍挠明雁的耳朵哩！挠得明雁怪痒痒。

“我当是个蠓虫，原来是你们俩。”明雁说。“哎，你的手怎么啦？”她发现小强的大拇指上缠着一块细白布，布上还渗着血。

“酸枣刺儿扎的！”

“不是！大折腰马蜂蜇的。”福儿在后面更正了小强的说法。

明雁正想问为什么这儿的马蜂那么厉害，没留神，他俩早一溜烟没影了。

小强和福儿这么一跑，明雁心里一动。

她想：哪个半大小子少得了爬高上树、玩铁丝、削木头，怎么一个枣树刺儿，不，一个马蜂蜇一下还值得用纱布包上？再说，再厉害的马蜂也不会蜇出血来呀。细心的明雁不由在心里画了个问号。

傍黑收工后，六个姑娘回到朱大娘家。六个姑娘一回来，六把镰刀就又齐刷刷地排在西屋窗根儿底下了。

大娘早就做好了晚饭：白面烙饼，咸鸡蛋，山药粥。小强盛满粥，一碗一碗地给大伙端。大伙吃得可香啦。吃完饭后，王凤她们回西屋，洗脸的洗脸，写日记的写日记。明雁在屋里洗了把脸，就走了出来。她是叫老师一块儿找队长联系明天派活儿的事儿的。谁知刚走到东窗根下，就听到小强和大娘在屋里像是拌嘴。只听大娘问：

“夜个晚上你又起来干么勾当去了？”

“尿泡来着。”

“那么老半天？”

“嗯。”

“你这猴精，又赚唬奶奶，深更半夜又去登梯爬高掏鸟窝去了吧？”

小强没言声。

大娘又说：

“你妈把你送回老家，就是让我看着你是怎么进步的。”

“奶奶，我知道。”

“那你做好事就算做够啦？”

这时，只听小强和大娘小声嘀咕了几句什么。明雁没听清。

明雁领活儿回来，已经是半夜了。这是她们来学农的第四个晚上。月亮不知什么时候悄悄爬上了树梢儿，比她们刚来那天又多圆了一大块，也亮多了。月亮把院子里的树啊，花呀的影子投在地上、墙上和西屋的窗户上。六把镰刀的影儿也弯曲着紧贴墙根，像使唤它们的主人一样——休息了。

东屋的大娘和西屋的姑娘都睡了。

明雁摸黑进了屋，怕吵醒大伙，没脱衣服就躺了下来。她一时睡不着，大睁着眼睛想着心事。想着学农这些天来和贫下中农的差距。这时，猛然看见小强贴在炕墙上的标语：“广阔天地炼红心”。这虽是一个孩子对她们的鼓励，也是广大贫下中农对她们的鞭策啊。她想着明天的活儿。活儿没变，可是记录得变呀！一想到活儿，镰刀的事自然又钻进了脑子。镰刀，镰刀！这分明像一个战士警惕性不高，让“敌人”给打了伏击。“敌人”是谁？莫非今天的几件事，就是线索？比如小强手上的口子以及刚才大娘和小强的对话……还有那个福儿。今晚她决心弄个明白。就算是给六把镰刀站岗吧，战士不也给武器站岗吗？

给武器站岗，对！这差不多是六个伙伴今天都在暗自酝酿的事。只是假设的“敌人”不同罢了。明雁有她的假设，五个

伙伴也有假设，王凤不是说过，沉着的人最有嫌疑吗？并且都从心里埋怨自己放松了明雁每晚领活儿回来这个时机。每晚这时她们正在梦乡啊。今晚不同了，趁明雁刚才出去这工夫，她们已经“派出”了岗哨，岗哨就是明雁的近邻——王凤。

农村的夜晚，每当公社通往各大队的广播网关闭后，就成了一个安静世界。可是六个姑娘的小屋子里并不安静。最少有两个人的心脏和别人跳动的不一样。

外面，蚰蚰呀，蝓蝓呀，还是不分早晚地叫，听惯了也就没有人再去注意了。可是明雁和王凤因为各自有任务的原因，却听得格外清楚。听着听着，不光是蚰蚰和蝓蝓的声音了，不知哪又响起了鸟叫。不，不是鸟叫，是鸽子：“咕咕，咕咕……”像是在窗外的大榆树上，又像是在西屋房顶上。

“咕咕，咕咕！”把东屋的门给叫开了。吱呀，接着，院子里就响起了脚步声。虽然很轻，可是因为院子里柴草多，还是能听出脚踩着柴禾的沙沙声。脚步声绕过猪圈，向西屋房檐梯子这里走来。然后朱大娘家这个饱经风吹日晒的梯子发出了几声抱怨，脚步声就溜上了房顶。

这当然是小强。

明雁想：要说这孩子真是个好孩子，学习好，劳动好，思想好，老师表扬，老支书夸奖……可就是有点儿太淘气，怪不得刚才让大娘着急，原来是深更半夜还上房逮鸽子。要是不小心从房顶上摔下来怎么办？明雁想着，眼睛睁得更大了。大大的眼睛盯着窗户，深夜的月光好像更亮了，大榆树的影子还在雪白的窗户纸上晃动。一片片树叶像是在嬉笑着，喧闹着，好像互相诉说一件什么秘密。

而王凤不然，她的任务单纯：闭眼装睡，监视明雁。所以

她是不关心小强深更半夜上房，是逮鸽子还是掏鸟窝。她只是紧闭双眼，蜷曲着身子，脸朝明雁这边，故意给明雁看，看我睡得多死。明雁不管怎样翻身，她还是像个石头人一样稳当。

明雁看着，看着，眼前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怎么一把镰刀飞上了窗户？那不真是一把镰刀吗？镰头朝上，镰柄朝下垂直着，并且通过窗户徐徐往上飞。明雁不由得一只手扶着炕席欠起身子，注意往外看。心想：也许是净想镰刀的事，做起了镰刀的梦？她脑子还没转过弯来，窗户上又飞起了第二把镰刀。像刚才一样，又是通过窗户徐徐往上飞。她这才沉不住气了，急忙推了推挨着她睡的王凤。谁知王凤不动。王凤猜这是明雁行动前的信号，故意试探她呢。她两眼闭得更紧了。明雁想：王凤啊，就怪你白天太爱闹，怎么这么不识叫，急得狠狠打了她一拳。这时王凤才发觉情况不对，不得不睁开眼睛。她俩这一折腾，其他四个伙伴也都醒了。飞镰刀的事都已看在眼里。只是对于这个怪现象，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镰刀怎么会长上翅膀，都飞到房上去呢？

这时房顶上传来一阵窃窃私语。一会儿六把镰刀又一把接一把地从房顶上飞下来，接着梯子发出几声格登格登的声音。一个人蹑手蹑脚地进了东屋。“都磨完啦？”这是大娘的声音，话语充满着关切。虽然很轻，还是没躲过西屋姑娘们的耳朵。

这时明雁再也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了，她拉起王凤就往外走。比小强还轻地登着梯子上房了。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小强和福儿的秘密自认为是神不知鬼不晓，但他们却粗心地把一块磨刀石丢在了房顶上。磨刀石旁边是一根拴着铁钩子的竹竿，还有半碗磨刀用的水。月光在里面跳跃着。

每天替大姐姐们磨镰，这是小强的主意。他愿意像雷锋叔叔那样不声不响地做好事。不愿在院子里大张旗鼓地干，就想到晚上在房顶上摆战场。他看到大姐姐们帮队里干了一天活太累了，怕到窗根底下拿镰时吵醒了她们。经过和福儿研究用竹竿把镰刀钩到房上去磨，于是才构成这个飞镰之计。开始奶奶不知真情，错认为他半夜掏鸟窝呢，后来明白了真相，高兴地直夸好孩子，并保证给他们保守秘密。

第二天，当这六把精光闪亮的镰刀又在稻田里出现时，也不知是六个姑娘越割越熟练的缘故，还是六把镰刀越磨越快，可真的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这头，飞到那头。三星没落开镰，不知不觉就迎来了东方的朝霞。回头看看，稻浪平了一大片。喘口气数数垄，每个人都和社员们割得差不多了。老队长走过来笑着说：“看这些闺女，才几天呀，快顶上咱队的壮劳力啦！”

太阳从东方露出了笑脸。给大姐姐们送早饭的又是小强和福儿。他俩一前一后，用棍子抬着盛着热米汤的罐子和装着甜枣饼子的竹篮，一碟老咸菜丝儿拌着香油。

当姑娘们都围过来吃饭时，明雁对小强说：

“强儿，来！”

“干么？”

“过去是先吃饭后讲故事，今天呀，是先讲故事后吃饭。”

小强和福儿一听讲故事，赶忙围了过来。

明雁故意咳嗽一声说：

“你们知道都是什么会飞吗？”

小强说：

“那还用问？飞机最大，蚊虫最小。”

“还有不大不小的老鹰和鸽子呢！”福儿补充说。